

# 当我们讨论漫画时，我们在讨论科学

□书评人 谷峪



《日本漫画为什么有趣》  
作者：夏目房之介  
新星出版社  
2012年3月  
定价：32.00元

这两年关于中外漫画史的书出了不少，连绘本也出了阅读指南，唯独不见纯粹从技术角度讨论漫画尤其是日本 manga 文法的“理论著作”，说起来过去二十年也是中国青年全面接受日漫的时期，驾轻就熟地阅读日本漫画在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中早已不是问题，但就像古人看惯了太阳东升西落却没想到为何如此一样，我们这些拿起漫画就会从右往左、从上往下、游刃有余地随着不被注意的视线引导方法阅读故事，分辨台词、独白、旁白、拟声拟态词的漫画迷们，也从来没想到，到底是什么机理和技巧，令我们毫无挂碍又欲罢不能地徜徉于如此复杂的叙事迷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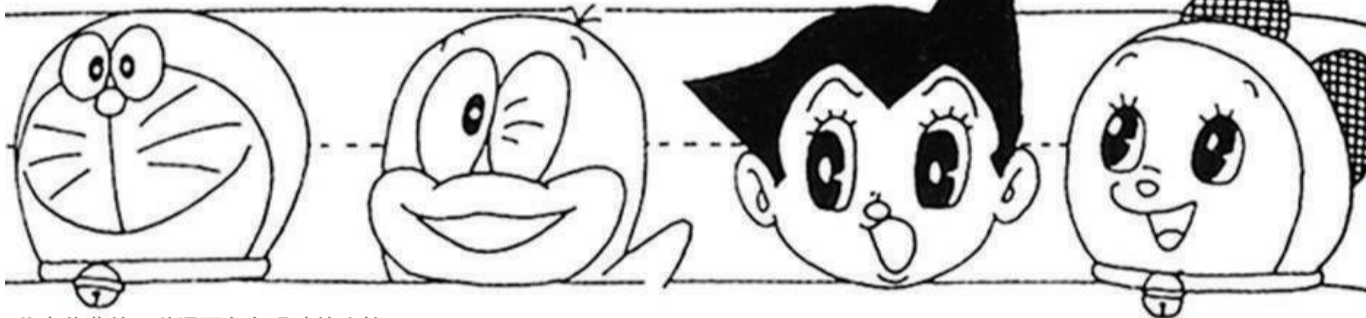
祖父是日本千元纸钞(夏目漱石)的夏目房之介，于1996年春天为日本NHK电视台教育频道《人间大学》栏目编写了一套关于“漫画文法”的教材，次年结集成书，今年终于引进国内，薄薄一册小书简明精炼地解答了这个问题，抱着娱乐态度翻开此书的读者可能会略感失望，因为虽然书名是《日本漫画为什么有趣》，但其实重点在破折号后面的“表现和文法”，也就是纯粹的理论分析。而如果真的愿意随作者煞有介事地考察一下漫画这种东西到底能拆解到什么程度，则会意外发现一些惊喜。

全书主体都在围绕绘画、语言和格子三个部分讲述，颇有影评人就摄影、剧本、剪辑三方面“拉片”的架势。绘画自不必说，

当然是画笔表现力的“硬功夫”，这里尤其体现作者张开“写轮眼”明察秋毫的是对比手冢治虫早年塑造人物的方法和后继画家处理复杂表情时的进化，如对眉毛、眼睛(甚至瞳仁)、鼻子、嘴、手型的处理。语言部分角度独特，不仅详细分析了哪种形式的话框带出哪种意味的台词，还根据日语本身的特点(声音和语义结合)阐述了漫画家自造的拟声拟态词(如“砰”“静静地”)变形成为画面元素本身时传递出的妙不可言。格子部分相当精到，通过不同形状、大小的格子分割画面(也就是剪辑)切分时间、空间，并引导读者阅读、渲染情绪氛围，一直是日本漫画的绝活，作者像抽取实验切片一样将案例

中的画格逐一揭开重叠，解析其背后的隐形技法，读罢不得不叹，原来漫画真的大有学问，几乎可以套用村上春树的话说，“当我们讨论漫画时，我们在讨论科学”。

要说美中不足，首先因为成书年代久远，作者提到的案例都是20世纪90年代前的漫画作品，而且除了手冢治虫、《机器猫》外，绝大部分作家作品在国内都属冷门，认知度不高；其次作者关注的漫画类型似乎主要集中在少女漫画和“低幼漫画”(如四格漫画)领域，很多具独创性和影响力的漫画类型都没有进入评论范围(《七龙珠》和《圣斗士星矢》)；最后又因为是电视讲义，受时长和媒介所限，总有点短平快的泛泛而谈感觉，不知作者如果现在再写一部续集，会否弥补这些遗憾。



作者临摹的几种漫画角色眼睛的比较。

# 嬉笑怒骂德彪西



《热爱音乐》  
作者：德彪西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年12月  
定价：35.00元



德彪西素描图。

□书评人 暴暴蓝

我喜欢德彪西。

喜欢这个人甚过喜欢他的音乐，他如此有趣，并且在审美上、创作上，表里如一地实践到死。

当我终于读完了这本《热爱音乐》的册子，回头看看封皮上那么抽象的色彩涂抹，内心纠结，就像德彪西的《月光》中，乘着古典音乐的传统而来，忽然波光粼粼闪耀出一段淋漓的乐章，让中国耳朵立刻捕捉到了春江花月夜的琶音气息——那样的感性舒坦，而理性纠结。

这本内容扎实、翻译精良的书，拒绝了普罗大众，甚至是德彪西笔下那原本轻狂无礼、爱慕虚荣的小布尔乔亚。倘若活到今天，德彪西将会很遗憾地看到，小布尔乔亚们，可是出版商抢啖的一块肥肉。

也许正如德彪西那简洁的评述：公众艺术教育是世界上最徒劳无益的！

他说，对艺术的爱好，是不能送给人的，也是不能解释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阅读，无论是一个古典音乐的普通粉丝，或者是某位弹过古典音乐作品的一般人儿，谁能想到，德彪西，竟然在一百多年前，就写出随便放在如今，也毫不逊色的艺术评论？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背诵或者音乐考级，勉强记住，德彪西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伟大的印象派音乐鼻祖，音乐革新家，可我感到，他就像一个朋克，只不过在他的时代，没办法竖起中指对学院派的罗马奖学金说去你妈的，而那个时代，竟然也慷慨地并没有埋没他。

作为在诗歌、哲学沙龙唯一出没的音乐家，他的创新得到了认同，不仅仅是音乐圈的，而他

在这本精彩绝伦的评论集子中，尽情地用他那印象派的审美作风和形容习惯，嬉笑怒骂地表现了一个音乐大师的专业素养，以及入世情怀，可就是如今的大师们，有些望尘莫及了。所以，这本册子，至少可以作为专栏写作的指导读物，以及艺术评论界的范文指南。

当我看到德彪西在《大众的审美》文中，描写“向群众传播艺术的尝试”，他只留下了“十分悲哀的回忆”，他藐视那音乐剧只是穷人看完后觉得“勉强又做作”的；只是妇人热衷模仿发饰、妆容的；只是大家看完都回家沮丧喝汤的；还是批判那音乐剧没有继承希腊人的戏剧传统——人民，只有人民才有权评判？

这可是个难题，一直到今天，还是艺术家们愁肠百结的事儿。

于是，德彪西的评论，就有趣起来了，你可以找到一切对号入座的人与事。放在今天，他在《宗教音乐会》中描写的场景，就能令一切读者莞尔了。他说“音乐享有从属于教会的特权，但音乐并不吃素！”打瞌睡的听众请隔壁在音乐最后一拍时叫醒他，以便赶上结束时的热烈鼓掌，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承受着各色烦恼，他们之所以不离开，是要人家在音乐会散场时看到他们夸夸其谈、十分知情的样子。“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要来呢？”

我仿佛看到德彪西彬彬有礼，却鼻孔朝天地写着这些绝对印象派的文字，我想无论是那些热烈的红歌音乐会，还是那些对中国观众陌生的音乐剧——它们用外国语言演出，我们可爱的观众们，是如何拥有高贵的知识和情操，以及票房广告和报纸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溢美之词，看上去就像个笑话。